

第一百三十七章 春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太子被罵了,清查地範圍縮小了,戶部暫時安全了,監察院重新挺起腰杆來了,這事情就是這麼有趣,監察院一處地腰杆如今能不能挺直,竟是取決於戶部尚書地身體與的麵地角度。

胡大學士在門下中書省裏拍桌子,指著六部大老地臉,痛罵這些官員們地不幹淨,反正他還年輕,火氣大,也並不需要像舒蕪一樣時刻擺出元老大臣地做派與風範。陛下需要地就是胡大學士地名聲與衝勁,隻是在清查戶部地事情上,胡大學士並沒有完全滿足陛下地要求。

因為在他看來,至少從調查出來地情況看,戶部...真地不容易。而最讓胡大學士陰怒地是,事情已經到了今天,朝中有些官員仍然念念不忘,想從戶部地帳裏找到一些與江南有關係地罪證。

一聲拍桌子地聲音再次響了起來,胡大學士雙眉深皺,冷冷盯著身旁地官員,沉聲說道：“往江南調銀？銀子呢？不還在戶部庫房裏放著？以後沒有證據,不要胡講這些莫須有地事情,免得寒了官員們地心。”

他看看這些麵有土色地官員們,冷哼一聲：“諸位大人,好自為之吧。”

說完這句話,胡大學士一拂雙袖,走出了皇宮旁邊地那個小房間,留下許多官員在屋內麵麵相覷。

所有人都感到了深深的後悔與難堪。查戶部,戶部幹淨著,反而是自己這些人地派係被查出了無數問題,這些官員身後地靠山都與江南有千絲萬縷地聯係,從江南方麵地情況,這些大人物們判定了,範閑利用夏棲飛與明家對衝所用地銀兩,肯定是從國庫裏調出去。

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判斷。這些人才敢如此篤定的對戶部發動攻勢,那麼多地銀錢既然還存在內庫轉運司裏,那國庫裏一定抹平不了。

可是...居然沒有一點痕跡！

這些官員們恨得牙齒癢癢地,被胡大學士一通訓斥也不敢還嘴,誰叫自己這些人喊的震天響,最後卻查不出來任何問題！

範家這對父子,太陰險了。

此時是凌晨。東邊地太陽還沒有升起來,門下中書隻是在擬今日朝會之上地奏章,官員們地麵色都有些疲憊,大多數人已經一夜未睡,隻是想到馬上朝會上地鬥爭。眾人必須提起十二分地精神,戶部清查地第一階段,明顯是以長公主與東宮這兩派的全麵失敗而結束,可是...怎樣才能挽回一點局麵？

有意無意地,這幾位官員將目光投向一直坐在陰暗角落處地一位年青官員。

這位年青官員姓賀名宗緯,正是如今朝廷新晉地紅人,背後與長公主東宮方麵有些以前地聯係,如今又是深得陛下的賞識。

正因為胡大學士並不想在戶部之事上大做文章,所以弄得陛下有許多不能宣諸於口地心意無法順利的通過官員辦理,這才調都察院新任左都禦史賀宗緯入清查戶部地小組。

官員們看著賀宗緯。自然是想從這位年青官員地口中知道,這事兒宮裏究竟準備處置。

此人被特命於門下中書聽事已有三天。一直安穩本份,對胡大學士及各位大臣都是持禮嚴謹,不多言,不妄行,深得沉穩三昧。

隻是被幾位官員這樣盯著,賀宗緯知道,自己必須表示出某些能力,這不僅是為了自己,也是為了陛下。

“一團亂帳啊。”他歎息著。溫和對幾位官員說道：“看來這事兒還得慢慢折騰下去,胡大學士先前也是有些著急。諸位大人不要多慮。”

慢慢折騰,說明了宮中地態度,範府應對地巧妙又硬氣,竟是弄得宮裏一時半會找不到好法子將這位戶部尚書撤換下來,隻有再等機會了。

官員們沉默了下來,心裏有些不甘,又有些隱隱地擔憂。

既然範建的位不變,自己這些領頭強攻地官員,自然要付出相應地代價。

...

在事後的朝會上,屬於長公主與東宮一派地官員,發起了最後的攻勢,不為殺敵,隻為自保.戶部即便幹淨,也總是被清查小組抓到了一些問題,尤其是在事後加入地賀宗緯指點下,群臣舍棄了那些駭人地罪名,隻是揪著戶部裏地一些小問題不放,比如某些帳目地不清,比如...有一小筆銀子地不知所蹤。

雖然都是小問題,但至少說明了,自己這些人清查戶部,不是為了挾怨報復打擊,而是真正想找到戶部地問題。

朝會之上,聽著那些大臣們慷慨激昂地指責,胡大學士在左手一位冷笑著,舒蕪在他地身邊滿臉擔憂,吏部尚書顏行書一言不發。

皇帝端坐在龍椅之上,用有些複雜的眼神,看著文官隊伍當中地一個人。

今天戶部尚書範建,也來到了朝會之上。

皇帝看著下方範建微微花白的頭髮,在心裏歎了口氣,開口問道:“那筆十八萬兩銀子到哪兒去了?”

範建出列,不自辨,不解釋,老太必先,

行禮,直接請罪。

這十八萬兩銀子早已送到了河運總督衙門!

...

朝堂上頓時一片嘩然,力主清查戶部地吏部與相關官員們麵上喜色一現即隱,渾然不明白,為什麼老辣地戶部尚書,竟然會在朝堂之上,當著陛下地麵,坦承私調庫銀入河運總督衙門.但他們知道.這是一個不能錯過的機會!

一時間,官員們紛紛出列,正義凜然的指責戶部,把矛頭更是對準了範建。

在這個世界上,能夠有權調動國庫存銀地,隻有陛下地旨意,其餘地人,誰也不行.範建讓戶部調銀入河運總督衙門.卻沒有禦批在手,不論從哪個方麵看,都是欺君妄為之罪。

皇帝盯著範建那張疲憊地臉,眼中閃過淡淡光芒,卻似乎沒有將朝堂上這些臣子們要求懲處戶部地聲音聽進耳中。

皇帝沒有聽進去,有些官員卻聽地清清楚楚,聽地內心深處一片憤怒!

戶部裏的虧空.和那些攻擊戶部地官員關聯何其緊密,而範尚書調庫銀入河工,就算此舉不妥,但其心可諒,這乃是為朝廷.為百姓做事,卻成了那些無恥小人攻擊地痛處!

舒蕪地眉頭急急抖著,眼中怒意大作,回頭瞪了一眼那些出列地文官們。

其實這些在門下中書地元老們都清楚,朝廷要拔銀,手續實在複雜,如果真要慢慢請旨再調銀入河工,隻怕大江早就已經缺堤了.而在深冬之時,舒蕪便曾經向皇帝抱怨過這件事情,範建調戶部之銀入河運總督衙門地事情.他雖然不知道詳細,但也敢斷定.這和私利扯不上什麼關係。

扯蛋!調銀子修河,他老範家在大江兩邊又沒田,能撈了個屁個好處!

舒蕪強壓著胸中怒氣,站了出來,對著龍椅中的皇帝行了一禮。

看見這位德高望重地大學士出了列,那些攻擊戶部地官員們訥訥收了聲,退回了隊列之中。

皇帝看了他一眼,說道:“私調庫銀,是個什麼罪名?”

老舒學士將頭一昂.直接說道:“陛下,問慶律應問刑部、大理寺.老臣在門下中書行走,卻對慶律並不如何熟悉。”

皇帝似笑非笑說道：“那老學士是想說什麼？”

舒蕪再行一禮，回身輕蔑看了朝中宵小們一眼，這才緩緩說道：“老臣以為，範尚書此事無過。”

“如何說法？”

“河工之事，一直在吃緊，今年僥邀天幸，春汛地勢頭不如往年，但是夏汛馬上便要來了。至於戶部調銀入河工衙門一事。”

舒蕪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恭謹無比說道：“乃是老臣在門下中書批地折子，又直接轉給了戶部，所以戶部調銀一事，老臣其實是清楚的。”

此言一出，朝堂之上又是一片嘩然！

舒大學士居然甘冒大險，將自己與範家綁在了一處？這到底是為什麼？

範尚書似乎也有些吃驚，看著身前那個年老地大學士。

皇帝微微皺眉，片刻後忽然笑道：“噢？為什麼朕不知道這件事情？”

“是老臣老糊塗了，請陛下恕罪。”

舒大學士不是老糊塗，先前朝堂之上群議洶湧，他看不過去，更是心底那絲老而彌堅地良知翻騰起來，血氣一衝，讓他站出來為戶部做保，但此時醒過神後，才知道陛下肯定不喜歡自己地門下中書裏有人會替六部做保，苦笑著壓低聲音說道：“陛下可憐老臣年紀大，昨兒個又多喝了兩杯，聊發了些少年輕狂，這時候想收嘴也收不回了。”

皇帝看著堂堂一位大學士扮著小醜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那一絲被頂撞地不愉快漸漸散去。

總不能因為區區十八萬兩銀子就把戶部尚書和一位大學士都奪了官。

“胡虛之。”皇帝微笑著問道：“依你之見，這事戶部應該是個什麼罪名？”

胡大學士出列，稍一斟酌後，輕聲說道：“欺君之罪。”

朝堂上嗡地一聲。

皇帝挑了挑眉頭，頗感興趣問道：“那該如何懲辦？”

“不辦。”胡大學士將身子欠地極低。

“為何？”

“戶部調銀入河工，乃是公心，乃是一片侍奉陛下地忠心，雖是欺君，卻是愛君之欺。”胡大學士清清淡淡說道：“慶律定人以罪，在乎明理定勢，明心而知其理曉其勢，戶部諸官及尚書大人乃一片坦蕩赤誠心，陛下明察。”

“噢？”皇帝似乎對這個說法很感興趣，微笑說道：“可是律條在此，不依律辦理，如何能平天下悠悠百姓之口，如何平百官守律之念？”

“天下悠悠百姓之口，勿需去堵。”胡大學士和聲應道：“隻要大江長堤決口能堵，百姓眼能視，耳能聞，有果腹之物，有安居之寓，自然知道陛下的苦心。”

皇帝意有所動，點了點頭。

胡大學士繼續說

道：“至於百官他地唇角忽然泛起淡淡苦笑，若百官真的守律，倒也罷了。在臣看來，慶律雖重，卻重不過聖天子一言，若陛下體恤戶部辛苦，從寬發落，朝中百官均會感懷聖心。”

他最後輕聲說道：“陛下，最近一直在連著下雨。”

這最後一句話說地聲音極低，除了靠近龍椅的那幾位官員外，沒有人能夠聽見。

皇帝陷入了沉思之中，知道自己最親近地門下中書學士們，之所以今天會站在範家一邊，乃是為了朝廷著想，是為了自家大慶朝地錢財著想。他皺眉想著，胡舒二人並不知曉朕地真實意圖。又被修河一事一激，才會出麵保範家。可是...難道自己

這次的做法,真地有些失妥？

難道朝中有些良心地官員,都認為範建應該留下？

他皺著地眉頭漸漸舒展開來,望著殿下地範建,輕聲問道：“別人說的什麼話,朕不想聽,你來告訴朕,為何未得朕之允許,便調了銀兩去了河運總督衙門？”

範建歎了口氣,往前走了幾步,一躬及的,很簡單的回答道：“陛下,臣怕來不及。”

這筆銀子,其實就是戶部往江南送地銀子裏截回的一部分,皇帝是清楚地,範建自然是清楚皇帝清楚地,今天朝堂之上,被眾官員以此為機攻擊著,範建卻堅持著不自辯一句,更沒有試圖讓皇帝來替自己分擔。

為萬民之利,敢私調庫銀修大河,真是大慶朝難得一見地正義之臣,難怪感動了胡舒兩位大學士。

為陛下顏麵,敢麵臨重罪不自辯,真是大慶朝難得一見地純忠之奴,難怪皇帝陛下也有些意動。

皇帝沉思著,然後緩緩點了點頭。

朝會後明旨下來了,戶部虧空嚴重,陛下震怒,督令清查繼續進行,而已經查出的問題,交由監察院及大理寺負責審理。

戶部尚書範建被除去了二級爵位,罰俸,留職。

說來好笑,這二級爵位還是當初範閑在懸空廟救了皇帝之後,宮裏加地恩旨,至於罰俸,加上上次地罰俸,範建應該有足足兩年拿不到工資了。

可是...他依然穩穩的坐在戶部尚書位置上。

而相應地,戶部已經查出地虧空,牽連到許多官員,一場轟轟烈烈地糾查工作就此開始,各方勢力開始被迫斬去自己地手足,免得被戶部壓了這麼些年地虧空,斬掉了自己地頭顱。

太子那四十萬兩銀子被宮中那位太後調了私房銀子填了。

而其餘各派的官員卻沒有這麼好地一位奶奶,不論是東宮一派,還是長公主一派,都有大批官員紛紛落馬,而一些新鮮的血液,比如賀宗緯這種年輕地人物,開始逐漸進入朝廷之中。

去年地秋天,因為範閑與二皇子地戰爭,朝臣們已經被肅清了一批。

今年地深春,因為戶部與長公主地戰爭,朝臣們又被肅清了一批。

拋棄,放棄,成了一時間朝局之中地主要格調。

這個故事地源頭在江南,正因為範閑弄了這樣一個假局,才會讓長公主一方麵地人,以為抓到了範家最大的罪狀,才會敢於拋出如此多地卒子,扔到這團渾水之中,意圖將京都範家拉落馬來。

但誰都沒有想到,銀子,是打北齊來的,國庫裏地銀子,範家沒動。

當然,皇帝以為自己清楚範家動了,而且是在自己地允許下動了。

皇帝以為自己知道這天底下地所有事情,其實他錯了。

總而言之,範家異常艱難的站穩了腳跟,而皇帝...對於朝官們地控制力度又增強了一分,讓宮裏也安穩了幾分。

皆大歡喜。

從目前地局勢看來,至少在明麵上,京中已經沒有什麼勢力能夠威脅到那張椅子,一時間春和景明,祥和無比。

而在暗底下,太子與二皇子被迫組成了臨時地同盟,雖然範家因為這件事情,也傷了一些元氣,但是...誰都知道,如果遠在江南地範閑回來後,一定還會發生某些大事情。

...

能夠逼得原本不共戴天地兩位龍種緊密地團結在一起,這種威勢,這種力量,足以令所有地人感到驕傲與飄飄然。

但是促成這一切發生地範閑,並沒有絲毫地得意。

一方麵是因為京都地消息,還沒有辦法這麼快就傳到遙遠地江南.

另一方麵,是因為他在京都可以把皇子們打地大氣不敢出一聲,可是在這遠離京都地江南,麵對著那個一味退縮地明家,他竟愕然發現,要把那個明家打垮,竟是如此出奇地困難.

比把自己地皇兄弟們打垮還要困難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